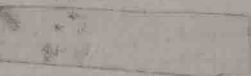


沈鍾

半月刊會訂本





沈鐘

下

第 13 至 34 期

责任编辑 刘华庭

封面设计 朱安邦

沉钟半月刊

冯至等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70.125 插页5

1993年5月 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00001—500

ISBN·7—80569—637—3/1·161

定价: 88.00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何其快啊，青春的巧賊，時間，
如飛一般掠去了我的二十三年！
驚飄的白日駸駸地奔忙，
並未發芽開花呀，我的遲遲的春天。
我的外表或許欺騙了真相，
這樣近地我是就要到了壯年；
內心的成熟而且並未怎樣的顯現，
但却加在了那些有福早成者的身上。
然而不管是多是少，或快或慢，
這却一定都會時常一步不紊地走向
那個定分，無論低下，或是高尚，
上天的意志自然將我引導，還有時間；
早就這樣了，倘若我有如此作為的榮光
就像時常都在偉大的督工面前。

——John Milton

家 庭

陳 翔 鶴

已經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了。立亭君是不待去計算時鐘所敲的下數就可知道的，因為此時三層樓上的一間小小的小住室內的空氣，已經由炎熱漸漸的轉成窒悶，由窒悶更進而為混沌，以至使人如淪入於麻木的海裏，昏昏欲睡，而不自覺的了。而且正當東面的窗戶，就用重重的簾幕也遮不住的陽光，又是那般如火如荼般的炫耀得簡直令人不敢觀視。

此刻方代理着主任職務的立亭君，手裏拿着了一張當天的日報，斜靠在室西的皮沙發上，正想着要用惠羅公司大減價：華爾紗一元錢壹碼，小孩玩的活動汽車，飛機，從前價值三元的，現在也減價每件一元等等廣告，以求戰勝這雖汗出如漿，而仍毫不自覺的可怕的悶熱。而且又因為算到今天，已經是應當發薪的日子了，所以雖然已至六點以後，而他却依然假作盡職般的兀自呆

等着。自然，說到發薪，更有誰不歡喜呢，而尤其是那般已經有了室家之累的人們。所以因目前的需要以盼望到發薪，再由發薪以聯想到一兩件可以討自己妻室小孩一時歡心的禮物，更由禮物以注意到爲現時夏季所正適用的華爾紗，汽車，飛機等等廣告，這也並不算爲毫無理由的。

不過不行，這一些用油墨印成的黑色的灣屈的筆劃，是絕對不會如汽水冰激零一般的容易解渴的，於是立亭君終於由沙發上移轉到寫字台方面；而且莫可奈何的，也就在那里坐下了。在他的手中，雖然已經用畫報小報來代替了日報，不過華爾紗，汽車，飛機等等計畫，却依然不住的在他腦子裏打轉打旋；而且愛蓮，阿蓉，阿寶，這一些大的小的，喜的怒的，哭笑不同的各種面孔，同華爾紗，汽車，飛機等等，在他的眼前，更又不期然而然的，連合得成爲一片了。

“主任——”至立亭君聽到了這兩字時，才如夢方醒，機械般從一大堆報紙和畫報中間，慢慢地將眼睛轉向到那已經擺在了自己眼前的兩大張活頁簿記紙上去。

“這是本股范先生教送過來的。范先生接電話去了，說

一會就來。還有薪水——”一個穿着在白制服上，胸前綉着有“江海關監督處”幾個小紅字的當差，又很恭順地指一指放在收發簿內的一個黃色公文信封，補足着說。“唔……”此時立亭君已將近在手邊的一支鋼筆握起了，只在那本厚重的簿子上，粗粗地簽上了一個自己的英文字名，這個當差，便極敏捷地拿起簿子來，轉向門前退去。而臨出門時，更將距離得立亭君稍遠，即懸掛在他身後的兩個電扇，前者關上，後者打開，這樣也更足以表明他的伶俐和殷勤。

“這小傢伙，不知又在那兒發些甚麼昏，電話，情書，穿黑旗袍的摩登Sells-girl；現在發薪了正應該有電話去，或者有電話來。哼，只昏頭昏腦地戀愛，而且還一心一意打算積錢結婚，好，這摩登姑娘可真正的靠得住，他一點小薪水可真正够維持他們兩人的生活？……電話，有多高興，自然，這傢伙是決不會想到的，一個已經有了家庭的人，除非是小孩驟病，或者家裏出了甚麼變故，才有電話來！哼，電話，戀愛，結婚，家庭，這真正是談何容易！”立亭君一面機械般校對着簿記紙上的數目字碼，一面心裏又莫名其妙地，似乎近於嘲弄他人，又似乎近於嘲弄自己地的獨自胡思亂想着。在他

本來知道，這簿記上面是絕對不會有甚麼錯誤發生的，只消他動筆簽上一個名字就行；但他此時之所以如此仔細者，這也不過如他之用看小報和畫報來轉換或銷磨時間和思想，爲同一作用而已。而且此時在他心裏所起伏的情緒和思潮，又是那樣的忐忑徘徊不定。照例，一切數碼，到末尾都能以平衡了起來，成爲一個對等數的，在兩條很鮮明紅線之下排列着；（不然，也就不能成其爲簿記了！）於是他即便在紙的末端加上了自己的大名，因爲這是在正主任已赴首都之後，他所必經的手續。隨後又依照着川流不息般的，完一事又來一事的辦公處習慣，他便將早已放在桌上的那個筒着薪水的黃色信封，拾了起來。只見在封面上正分明地開列道：月薪以七折計算，除扣去所得捐若干元，欸客用汽水若干元之外，實得洋七十元零幾毛等等。“七折”“七十”，這兩個七字，此刻在他眼中，不知爲了何故，登時他就特別地顯得活躍而且發光起來。

並且依照着素日的脾氣，他本來就有一種幾乎近於迷信般的，凡是遇着了數目中奇數的字樣時，便會將牠視爲不祥之兆的習慣的，而現在，那種最令人嘔心和厭惡的情樣又彷彿都一齊集中在這兩個七字上面來了。這

使他愈看而愈覺其可厭，可憎，以至於想將牠打個粉碎粉爛，然後才能平却他胸中怒氣似的。“假如所發的是九成，除扣去所得捐等等而外，正滿足着一百元，這豈不狠好嗎，大吉大利；就八成開支，也有八十多元之數，也正到一個整數，並非奇數，看，這七字真正有多麼討厭呢，……”他一面自己狠不愉快地計算着，但一轉眼間那如下狀的不同方向的思想，又復在他心內展開了：

“不，甚麼奇數，其實這一些全是自欺欺人，哄鬼哄神的假話，而最關緊要的還是家用——以這七十元零幾毛的數目又怎樣辦呢，一大家的人。真可笑，若果正遇着一個九十九元零九毛的奇數，這豈不也比六十六元零六毛的偶數爲更合用的嗎？人，真是多麼滑稽可笑的一個東西！時常因爲一小點事情，就會弄得連自己也莫名其妙了起來。”想着想着，不覺間，他平時那種因自嘲自諷而結果是竟能以得到自安自慰的效果的感覺，便又在他心中佔了上風，於是那黃色的小小的信封，才從他手中慢慢地撕開。好，又是“小弟弟”的玩意，一律五元一張的鈔票，全是新的，就連那幾張毛票，也都全未經別人的手用過。自然，有許多事，說起來也自是覺得悲哀，立亭君的那一小點喜歡清潔，和愛好審美的習慣

，也還是他從前在大學學文科時代養成的所有物呢，而到現在，雖然經過社會的薰陶，已經有將近十年之譜了，但牠却依然被殘餘着，被保留着，不曾改變。這一點他自己知道，而那專以善揣度人心理見長的小傢伙或小弟弟也更是熟審的。因而這一小疊尚帶着有濃厚的油墨味和布紋紙味的深綠色紙片，就有着機會，得如一般鑑古家的賞鑑名字名畫般的，落入立亭君的手中，而使他反復翻動，玩弄不已了。或者由此也可讓他暫時忘記家用，忘記愛蓮，忘記阿蓉，忘記阿寶，忘記華爾紗，汽車等等問題罷，是的，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暴發戶了，在他皮包裹已經有了不少的錢鈔。而且正同於一般暴發戶般的，他也不能例外，因為金錢一朝到手，同時那種種類似享樂，放蕩，邪僻，自恣等欲求，也就會在他心裏鼓舞得那樣的強烈。自然，這些與“家用”等類又是絕對地不能相容的，而且要想將牠置之腦後，完全忘記，這又是多麼不易實現的事啊！

既然因為了這種種不同的情緒的混雜，我們看，我們的立亭又是何等樣的自陷於憂愁之境呢。這是從他移步到了窗前，面對着N.公司和B.公司的聳立在煙塵和夕陽交映中的兩個高樓頂尖，而顯得愁容滿臉，就可以想見

的。並且從街道的兩旁，於貨窗間所射出來的Neon-light的光輝，又是那樣異顏異色如火條般的狂放，閃動而且發紅：而最足以刺激得人頭暈目眩的，則為在某一家西服店的門前所懸掛着的，有一具大約有一丈來高的領帶形的大招牌，和對門樓上牙科醫生斗大的Dentist，以及樓下同等大的某某Restaurant幾字。這些全都用Neon light 構造而成，也更借此足以充分地表示出了近代式的廣告的激刺性來。即在本辦公室的樓下，同某某兩家銀行並列着的門前，汽車正如雁字形般的，一行一行的，在那里很整齊的排列着。這些平時力充氣足，橫行街面的小怪物，此時也會靜靜地如爬虫蟄伏般的蟄伏在地面上，看起來，好像真有點令人不大敢於相信似的；而且說也奇怪，從那一小方一小方的，黑魘魘的形體看來，另一方面着想，差不多又是會令人聯想到在荒涼的會館中所停放着的一行一行的靈柩上去。立亭君現在是在這種距離街心，相隔只不過兩層樓窗的輾紅十丈中佇立着，而且沉思着，是的，他確實地是不能自禁地被那種種愁思的波濤，所吞捲去了。此刻，那一些弄得久已痺癢，平時好像變得與自己全不相干的人生諸問題，又繼一齊如墨雲密佈般地向他襲來。例如：家庭的破產與涉訟，

父親的去世，自己結婚後的家累繁重，愛蓮的爲家務而勞悴，以至於變得 Hysteria；以及自己對於都會的厭倦，生活和工作的疲乏與無味；而且還有，就用了樓下所排列着的一大串的汽車，以與那一般平時胼手胝足而還不得一飽的民衆生活一相較，這也狠可以推想到現社會的組織是多麼的畸形而且不平；更下而至於七扣的薪資，華爾紗，小孩的玩具等等，這一些此刻無一不使他苦惱，無一不使他覺得成爲問題。而且來日方長，將來作何了結？更應該怎樣辦才好呢？自然，到最後來，除了只能單用“怎樣辦”三字來作爲結束外，他又還有旁的甚麼方法可想呢？固然，若果用着時下最時髦的機械論者的口吻來說，則所謂“憂愁”者，只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文化中所餘留下來的渣滓而已。然而不然。憂愁究竟還是憂愁，我們看，我們的立亭君，要想從這種渣滓中翻過身來，又正需要有何等樣的力量啊。

而且說也奇怪，在人世間，每每有許多事，本來是可以由煙茶瑣事，以引入於人生大問題，或者又可由人生大問題，以引入於煙茶瑣事去的。因爲思潮一起一落之故，立亭君，差不多也是同樣的犯了這種由大入小的毛病，他此刻，所認爲最關切要的事件，反倒是由人生

大事，轉而至於“是否回家用膳”，這一個小小的問題上去了。

這不快事件的起源，本來是這樣的：阿寶，他們的第二個，天生就有些 Sentimental 的六歲上下的男小孩，差不多每到餐時，即有一種當人撒尿的壞習慣，而這習慣的養成，自然又是全都由於他自己母親的嬌縱，不過一到昨天，正逢禮拜日，而且還正當着有兩位朋友在家裏一同用餐的席前，這母親的性情，可就不能不說有些反常了。因為這一點小事，她竟會立刻變得 Hysterical 般的，連打帶罵的將阿寶推了出去；並且還命令用人，無論如何都不許再讓他回到餐室裡來。因為小孩不斷的哭叫，與母親滿臉的怒容，這樣竟使得舉座爲之不歡。然而反之，對於那一個身強體健，約在八歲以上的女孩，阿蓉，她反倒在衆人面前，竟縱容她作出種種無禮的舉動來，一點也不肯加以裁制。在平常，立亭君本來就有一種偏愛這個 Sentimental 小孩的傾向的，而現在，因為這兩種兩不合宜情境的反映，於是他們兩人間，便起了爭端。他只記得，到最後，她只說出了“鴨屎臭”這最難聽的一句，隨即起身離開了餐室。一直到今晨，當他臨出門時，有意同她講和，才向她告別說

“愛蓮，我去了！”也還不曾從她那里得到一小點的回答。

此刻，不覺間又快要到往天回家去用餐的時候了，而所餘得的，却只是這最難聽的“鴨屎臭——”一語，還在他耳邊翻滾，作響，而且愈響愈明亮，愈使他覺得嘔心，顫震有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又還模糊的記得，往前的愛蓮確實不是這樣的：無論怎樣粗糙的字眼，若果是從她口中吐出來時，這一切都自會變得和婉，嬌羞，和孩子氣一些。因為那時的愛蓮是有着修眉朗目，闊額皓齒；而且在她豐腴的兩頰之下，更配上有一張小小的鮮紅的嘴唇的；從那張小小的嘴唇中，無論所吐出的爲甚麼東西，又有誰忍心去加以非議呢？但到現在，情形可就有些兩樣了：她豐腴的兩頰早已因瘦削而凹落了下去，那張小口也自然而然的便自行寬弛了起來；至於修眉朗目，因為生育過繁，和粉黛不施的原故，更早已失其光澤。所以此刻，在她面上所餘得的，就只有那一小部份的寬闊的前額尚依然存在着，而且因此也更適足以形成她所有面容的全體，又是怎樣的顯得過度地寬鬆，而且平坦無奇啊！

“鴨屎臭”“鴨屎臭”和對面 Restaurant 無線電喇

叭管中所發出來的噪雜的音樂聲；愁眉怒目，哭喪着臉兒的愛蓮和華爾紗；時時都預備着啜泣的 Sentimental 小孩的荏弱的姿態和一元錢一件的活動的小汽車；還有在衣帶裏尚充塞着有七十元零幾毛的嶄新的鈔票，和只消花一元五毛，便可得到一頓豐富晚餐的比較。用了這種種不同的差異，幾乎無一樣不是與立亭君回家的路途成為背道而馳的。“鴨屎臭！”“鴨屎臭！”“鴨屎臭！”從這種反應中，於是一個“決不回家”的强有力的呼聲，也就在立亭君的心裏喧嚷起來了。

* * * * *

“嘿，還不回家？有您的，該記大功一次！怎樣，到外面去走走罷？我可以陪你走到M橋，然後坐上電車，各人愛上那兒上那兒去好嗎？若果你不怕大嫂知道了挨罵的話，我們就可以一同上 Black Cat舞場……”

“得，走罷，隨你的便！不過，不先上Y公司去溫存溫存那摩登Girl 一下嗎？在電話裏談心，究竟是隔着一層的。你若果能邀她得出來時，我一定請你們到吉思斐爾旁邊的 Welcome 去晚餐去；這豈不是兩得其便嗎——Woman, Wine and Songs！”

“你敢！七成開支的薪水，皮包問題，緊防大嫂同

你算賬呢！”

這時他們是已經置身於大門以外了。

“那兒的話，我正打算着不願回家，想今晚變個方法玩玩呢。”

“得了罷，昨天的事情我全知道；夫妻無隔夜之仇，依我看，還是馬上回家去，好好的賠上一個禮，‘愛蓮我愛，’親親熱熱地摟着睡覺完事。”

“不，決不是因為這種小孩子鬧着玩的問題。你想，久已聞名的 Welcome 的烹調，不去嘗試一下這是應該的嗎？甚麼皮包問題，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那嗎，好，得由我請客才行。”

“豈有此理，世間上那里有讓小弟弟請客的道理。”

“這都是些小問題……阿寶阿蓉真乖，明天我非得給他們買上幾件玩意送去不行。而且這也真不像話了，一個當叔叔的人，光答應而不實行。何況又當惠羅公司正在減價的期內呢。”

這以上的一些，全是當他們用着為一般在都會中久住者，所常有的均勻不迫的步法，穿過車水馬龍，忙亂不堪的馬路，冒着薰熱的街塵和斜輝，且行且講地，所吐出來的談話。

從北四川路底，一直以通到靜安寺路底的第五號電車，總不能不算一條狠爲漫長的路線罷。現在，立亭君和小弟弟，不覺間已是在車箱內，尋到了一個容身之地了。自然，所謂座位者，這一類的事，在下午六點以後，正當上海各公司，各工廠，和各學校，全都散工的時節，是絕對地不能談到的。正因爲車內人多勢擠，他們不能併立在一塊的原故，所以他們彼此間只得沉默着一刻；而立亭君，更因爲一路上小弟弟只不斷的提起阿寶阿蓉等名字來，於是“總得回家去看看才好呢”的念頭，又復在他的心中炙熱了起來。不過這種情感總是與“鴨屎臭”一語，不斷地在那里爭鬥着，彼此各不相下，所以立亭君依然只得繼續地保持着沉默。

車箱內的人衆是這般的囂騷而且雜亂，立亭君的思潮，也隨着了車內的雜亂空氣，變得動搖，而且茫無頭緒了。像這樣下去，到車經行過兩三站之後，若不是有一位身穿淺綠色長袍，和手裏抱着有一大疊樂譜的姑娘跨了進來時，我想他一定是會轉身跳下車去，而且立馬地向回家的路上跑去的。不過不，好了，現在已得有一線新的波動，來轉移這車內舊有的雜亂了。於是讓路的讓路，讓座的讓座，而“聖處女的靜穆更勝於微笑”，